

老舍

老舍小说精汇

无名高地有了名

文匯出版社

1947.5

老舍

老舍小说精汇 舒乙 / 主编

无名高地有了名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名高地有了名 / 老舍著. —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
2009.1

ISBN 978-7-80741-463-6

I. 无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3814 号

无名高地有了名

作 者 / 老 舍

责任编辑 / 江 飞

特约编辑 / 县 翔

装帧设计 / 灵动视线

出版发行 / **文匯**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版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70×1092 1/32

字 数 / 124 千

印 张 / 5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41-463-6

定 价 / 18.00 元

老舍小传

老舍 (1899.2.3—1966.8.24)，我国现代文豪，小说家，戏剧作家。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满族，北京人。出身寒苦，自幼丧父，北京师范学校毕业，早年任小学校长、劝学员。1924 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，开始写作，连续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曰》、《二马》，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。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，同时从事写作，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、《离婚》、《骆驼祥子》，中篇小说《月牙儿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，短篇小说《微神》、《断魂枪》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对内总理会务，对外代表“文协”，创作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，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。1946 年赴美讲学，四年后回国，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，代表作有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，荣获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，被誉为语言大师。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市文联主席。1966 年“文革”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。有《老舍全集》十九卷。

短短的，只有二十八天的二月，还没来得及表现什么，就那么匆忙地过去了。

进了三月的门儿，冬与春开始有些一时还胜负难分的斗争：远处高峰上的积雪虽然未见减少，近山山脚下的既像涧溪又像小河的驿谷川却起了点变化：还冻着冰，可是每当晴朗的晌午，河中就漾出水来，把冰上一冬的积尘与积雪冲洗开一些，显出些颜色不同的沟沟道道来。春的小出击部队，仿佛是，已突破严冬的一处防线，得到一点胜利。

这条流动在乱山间，没有什么名气，也不大体面的小河，给我们的战士带来说不完的麻烦和困难。小河的一举一动和任何变化都惹起战士们的、特别是后勤部队的密切注意。他们必须随时动脑子想出应付的办法来，而后冒着最大的危险，付出最大的体力劳动，忍受那常人绝不能忍受的痛苦，去执行那些自己想出来的办法。

难怪运输连的一位老班长，常若桂，每每这么说：“这条该死的河就是咱们的绊马索！”

虽然这么叨唠，每遇到较大的战斗的时节，常班长可没落过后，总是去要求最艰难的任务，争取立功。是的，这位三十多岁，腰短胸宽，脸扁脖粗，像块横宽的石碑那么结实的老班长并非怕这条“绊马索”，而是想早日消灭敌人，不

再教敌人的炮火封锁着咱们的运输线。因此，每逢他在路上遇见电话员谭明超的时候，这一“老”一少必定说几句关于驿谷川的事。

小谭才十八岁。看样子，他并不怎么壮实：细条身子，相当的高；窄长秀气的脸还没有长成熟；特别像孩子的地方是在嘴上，不在左就在右，嘴角上老破裂着一小块，他常常用舌尖去舔一舔。看神气，他可绝不像个孩子。每逢炮弹或敌机从他的头上飞过，他总是傲慢地向上斜一斜眼，然后微笑一下——只有饱经世故的中年人才会这么微笑。“老子不怕！”他心里对炮弹或敌机这么说。

跟常班长一样，他永远不肯落后，哪里的任务最艰难，他要求到哪里去。现在，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，他的任务仍然是极艰苦的；他担任驿谷川渡口的查线接线工作。敌人的炮火日夜封锁着这个渡口。空中的和水里的电线随时被炸断，他得去检查修理。他的瘦长的身子已受过许多次伤。他不但知道电话是部队的耳目，而且保证使这耳目永远灵通。当他看到手上的、臂上的、腿肚子上的伤疤的时候，他会那么老练地一笑，心里说：现在虽然还不是英雄，这些伤疤却是能作英雄的根据。他是青年团员。

他心中的模范人物是每战必定立功的，在驿谷川东边的前沿阵地戒备了一百多天，在二月初撤到河西去的一营营长，贺重耘。

像冲破坚冰的春水，青春的生命力量与愿望是源源而来，不受阻扼的。谭明超切盼有那么一天，打个大仗，他给贺营长当电话员。想想看，和英雄营长坐在一处，替营长传达一切命令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！抱着一部步行机，他不

仅是部队的耳目，而且是一位百战百胜的英雄的喉舌！这有多么光荣！他的想象使他兴奋得要跳起来欢呼！

一个青年怎可以没有荣誉感，和由争取荣誉而来的想象呢！谭明超真的遇见了他所敬仰的贺营长，当一营调到后面去调整的时候。他坚决地清楚地向营长说出他的心愿，说出他正在练习掌握步行机。

说完，他以为营长也许像敷衍孩子似的敷衍他两句。营长是英雄，到过北京，见过毛主席啊！

哪知道，营长是那么诚恳、谦蔼、亲热，不但注意地听了他的话，而且详细地问了他的姓名、年岁、哪里的人和他的工作，并且鼓励他要在业务上努力学习。至于将来有没有机会带他到战场去，营长不能马上肯定，那要看作战时节，兵力怎样配合；团的通信连是有可能分配到营里去的。“好好地干吧！我记住你的名字！”

出自英雄之口的这些热情恳挚的鼓励，使这青年敬礼的手好像长在了眉旁，再也放不下来。

营长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笑着说：“我参军的时候比你还小两岁呢！”

这短短的一段情景中的每一细节，一个微笑，一个眼神，都深深地印在这青年的心里，比任何图画的颜色都更鲜明，线条更细致。从这以后，每逢值班的时候，他不再用以前常进去的小隐蔽洞，而始终在河滩上，紧守着渡口的电话线。小洞子离渡口还有三十来米远，他不愿跑来跑去，耽误时间。干粮随身带着，渴了就嚼一块冰——他纳闷：为什么吃冰还压不住胃火，嘴角依旧烂着那么一小块儿呢！只在拾起不少炸断的碎线的时候，他才跑回小洞，储藏起来。他珍

惜那些碎线，像战士们珍惜子弹那样。

黄昏以前，敌人向渡口发了几排炮，炮一出口，谭明超就听得出，是哪一种炮，和要往哪里打。炮到，他轻快地卧倒；炸过后，他马上接线。地上、冰上、空中（空炸），弹片乱飞，可是他好像会找弹片的缝隙，既能躲开危险，又能紧张地工作。

拾了些碎线，他往小洞那边跑，正遇上几位工兵来搭桥。渡口的木桥是天天黄昏后搭好，拂晓以前撤去，以免教敌人的炮火打烂。

工兵班的闻季爽是小谭的好友，彼此也是在渡口上由相识而互相敬爱起来的。他俩都是湘西人。不过，这倒无关紧要。更重要的倒是二人都年轻，都是团员。闻季爽上过小学，有点“文化”。这并没使小谭疏远他，虽然小谭家里很穷，也没读过书。闻季爽对业务学习非常积极，大家午睡的时候，他不肯睡，还用小木块作桥梁的模型。学习了三个月，他考了第一名。小谭佩服小闻的这股劲儿。心里的劲头儿一样才能是同志。

两个青年相遇，总要抓空儿手拉手地谈一会儿。季爽劝明超努力学习文化，明超劝季爽多锻炼身体：“你的身体单薄点，再加把劲儿，练成个铁打的人！”

季爽没辜负党、团的培养和好友的鼓励。去年初冬，桥被冲断，木头流下去，教一堆碎石头拦住。他下了水，将要到零度的水！一口气在水里泡了四十分钟，把木头全捞了上来。事后，他已人事不知，全身冻紫。一位炊事员把他背到暖炕上去，好久，他才苏醒过来。

后来，两位青年又见了面；小谭握住同志的手，半天没

有说出话来。直到嘴唇停止了颤动，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出：“小闻！你，你行！我必须，必定向你学习！”

今天，季爽忙着去搭桥，只怒冲冲地说了一句话：“小谭，什么时候总攻那边？”他向东指了指，“把我炸成八半也甘心！”说罢，就向渡口跑了去。

小谭没来得及回话，只好往小洞那边走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没摸着跟好友扯几句。

刚到洞口，迎面来了常班长，背上背着一箱手榴弹。小谭把碎电线扔在洞里，一步跨到班长身旁：“给我！班长！”

班长的脸扁，眼睛很长，眼珠子总得左右移动好几次才能定住。好容易定住眼珠，他又干又倔地问：“干吗？”

“我替你背！老……同志！”小谭不忍看老班长还背着这么重的东西爬山过水。

“你有你的任务，我有我的任务，小家伙！”班长决定不肯放下背上的负担。

小谭知道班长的倔脾气，所以一方面敬重他，一方面又想调皮一下。“我替你背过去，你不是怕那条‘绊马索’吗？”

老常火啦。“我怕？我打仗的次数总比你认的字多！我愿早早地打一仗，歼灭敌人，不再受这条‘绊马索’的气！我受够了！”

“我受够了气！”是战士们大家都想说的一句话。本来是嘛，驿谷川东边方圆十来里地都日夜被敌人监视着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枪炮随时向我们打来。白天，这里没有一个人影；夜晚，我们才能活动。我们不怕吃苦，我们可受不了这个气！

小谭虽然口中不说，心里却不能不承认老常的话一点也不错。前些天，他自己不是要求过贺营长带他去攻打敌人么？但是，新同志不甘心在老同志面前服软；再说，他深知道常班长心里喜爱他，跟“老头儿”扯扯皮也不算犯错误。“打就打，守就守，我全不怕！全得听命令！反正在这儿，敌人的炮一出口，我就知道它往哪里打！”

“敌人的炮没出口，我就知道！”班长的长眼睁得极大，鼻洼那溜儿显出点要笑的意思，欣赏着自己的俏皮与夸大。

青年的秀气的小长脸红起来。不行，逗嘴也逗不过这个老家伙。认输吧！他岔开了话：“坐坐，班长！桥还没搭好呢。”

仍然背着箱子，班长坐在洞口外的一块大石头上。坐好，他把一双像老树根子，疙疙瘩瘩的手放在膝上。然后，右手用力地拍着膝盖，连说了三声：“够呛！够呛！够呛！”一声比一声高。

连说这么三声，是班长发泄感情的办法。“够呛”是他的口头语，他立了功，“够呛”；他遇到很大的危险，也“够呛”。他十分高兴能说出那么俏皮的话来：“炮没出口……”

“怎么一个人来了？”

“他们在后边呢。他们慌，我稳！”班长的话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难解的。若是说完全了，那就应当是：“后面有好几个人呢。他们一出发就快走，走着走着就喘不过气来，都是山路啊。我呢，始终不慌不忙，所以倒走到前面来了。”

小谭不敢细问，省得班长反击：“你连大白话都听不懂？”对了，常班长就是这么个人：不管吃多大的苦，只要在部队里他就高兴。要是听到一个胜利的消息啊，他就能连

喊几十声“够呛”。虽然他的嘴又狠又硬，他可是能团结人。他并不去拍拍这个的肩膀，或隔着老远招呼招呼那个。他的团结方法是永远以身作则。他是共产党员。苦的他吃头一份，甜的他吃末一份。谁要是夸他好，他就顶谁：“难道党员该不好吗？”可是，过一会儿，他会连说三声“够呛”；他知道自己确是好，而且应当一天比一天好。

东边来了两个人，常班长知道桥必定已经搭好，慢慢地站起来。

“等等吧，他们还没来。”小谭还想跟班长多扯一会儿。

“我丢不了我的兵！你也别丢了你的电线！”班长说的是好话，可是不大好听。

“丢了我的脑袋，也丢不了电线！”小谭也还了句硬的，颇得意。

迎面来的是有名的上士唐万善，常班长认识；还有卫生员王均化，常班长不认识。矮个子，满面春风的上士也参军多年，跟常班长是老战友。常班长本想跟他说两句话，可只用右手大致地敬礼了一下，就走过去。原因：他不认识上士旁边的年轻人；对生人，不管是穿军衣的还是便衣的，他以为一过话就有走漏军事机密的可能！

小谭对刚来的两位都不认识，本想跑下去看看闻季爽。可是，上士先招呼了他。上士每天，据不正确的估计，一个人要说十个人的话。他的兴趣与才能是多方面的。他对管理伙食非常地有办法。他刚刚由河东回来，把他办伙食的经验介绍给新换防上去的那些炊事班。在办伙食之外，他还能编写相当好的快板、山东快书和单弦。战士们满意他的伙食，也爱听他的曲艺。假若不是在坑道里，他还会教战士们在春

节的时候要龙灯，踩高跷。现在，他正和王均化讨论怎样改进抢救伤员的方法，好减少伤员的痛苦。他上阵地抢救伤员已有过多少次。

看见小谭，上士马上放下抢救伤员的问题，兴趣转移到电话线上来。“同志，今天又炸断了几处？”

小谭好像也学会了常班长那极端谨慎地保守秘密的态度，只笑了笑，没有回答什么。

王均化虽然很年轻，可是已经参加过战斗，不仅包扎过阵地上的伤员，而且用手榴弹打退过敌人的冲锋。因此，他以老战士自居，喜爱沉静严肃的新同志。他很爱小谭刚才的稳重劲儿。

这时候，被常班长落在后边的几位运输员都赶了上来。天色已十分黑暗。上士赶紧打招呼：“都歇歇吧！要抽烟的可以到洞子里去。”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很快地想出办法，把大家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大家不肯停下，怕过一会儿敌人打起照明弹，过桥麻烦。

上士叹了口气：“真！咱们谁都受着这个月白紫花颜色的邪气！我愿意一下子把敌人全捶在那个山包里，一个不剩！”

这些话打到运输员、卫生员、电话员的心坎上，就是下边的工兵也必有同感。

大家一齐向东望了望。除了几颗大星，看不到什么。

他们想望见的就是敌人常常夸口的“监视上下浦坊的眼睛”，“汉城的大门”，“最坚固的阵地”的“老秃山”。我们管它叫作“上浦坊东无名高地”。

二

岂止战士们呢，连贺营长也有点不痛快——守备了三个多月，只打了些小的出击，没摸着痛痛快快地打个大仗！守备到两个多月的时候，他已经觉得对敌人阵地的地形，敌人使用火力的规律，都掌握了七八成；不敢说十成，他向来不自满自大——一位英雄的最难能可贵的品质。再加上自己的和战士们的勇敢，与求战的迫切，他相信一进攻就可以拿下“老秃山”来。战士们屡屡向他要求这个任务，他也向上级反映过意见。可是，全营撤下来整顿。

他首先想到：应当检查自己，自己一定还有许多缺点。自从十六岁参军，从战士作到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长，他每战必定立功，可也永远不骄傲自满。他的荣誉感多么大，谦逊心也多么大。假若他把得到的纪念章和奖章都挂出来，可以挂满了胸前。但是他不肯挂出它们来。他要求人人不用看到奖章就信任他。当他参军的时候，他是带着四条枪去的。虽然每一条枪都是破出性命得来的，他可是毫无表功的意思。他只为表示：“我是真心真意来参军的！”那四支枪中，有一支是这么得到的：在祖国东北的一个城市里，马路上，他一刺刀结果了一个侵略东北的日本宪兵，抢起手枪就跑。那是在正午十二点，满街都是人啊！他才十六岁啊！假若由他自己述说这个故事，他会简单谦逊地说：“相信我，

我恨敌人！”

慢慢地他由检查自己的缺欠转而想到：打不打“老秃山”，上级自有主张见解，哪能随随便便呢！山上不但有那么多地堡、火器，还有坦克呀！地堡配合坦克是个新办法，不先想好了打法能行吗？他笑了笑，笑自己的有勇无谋。“党和上级对你的要求是作个智勇双全的营长，不是光着膀子抡大斧子的李逵！对！”他这样微笑着告诉自己。

在刮脸的时候，他看到脸上是多么灰白，没有一点血色。“一气儿蹲三个月的前沿坑道，够呛！”看到自己，他马上就想到战士们。全营的每个战士都经常地在他的心坎上。一冬天不见阳光，谁也受不了。应当换防！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！是的，没有命令撤下去，他和每个战士都不会说一声苦，都始终人不离枪，枪不离人，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武器，以便“有了情况”，马上出战。可是，人不是铁打的。连坑道中的弹药不是还要随时搬出去过过风么？坑道里有多么潮湿！

应该下去休整，而后再来打“老秃山”。那才能打得更漂亮，更顽强，更有把握！贺营长的心里安定下去，决定好好地去练兵，好好去检查一下全营，有什么缺欠，及早地补救。一位英雄是不会自高自大的。他是时时争取更多的荣誉，而不沉醉在过去的功劳里，以致前功尽弃的。

可是，他坚信假若去打“老秃山”，一定是由他领着去打。他承认自己有缺欠，可是也知道自己的价值。他不小看别人，可也知道自己的确有资格去担当艰巨的任务。

那么，就让我们看看“老秃山”到底是什么样子吧。

恐怕这座快到三百公尺高的小山原来就不怎么美丽，可是它并不秃。据最初在这里打过仗的战士们讲：这里，正像山青水秀的朝鲜各处的山陵那样，也长着不少树木，山的东坡上树木特别多。这样，即使这小山的面目并不怎么俊秀，可是树木的随季节而改变的各种颜色与光彩还足以入画。自从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，不但朝鲜的男女老幼，以及牛羊鸡犬，遭到了屠杀，连这座小山的树木也一扫而光；不但没有了树木，也没有一草一花。捧起山上的一把土来，说不定是土多，还是炮弹破片多！

于是，暴敌很得意地管它叫作“老秃山”。

这一带，四面都是高山，包括着天德山和夜月山等——我们在一九五一年粉碎了敌人所谓的“秋季攻势”那些有名的山岭。在这些山间，这里有一道小溪，那里有一片平地，善良的朝鲜男女就穿着古朴的服装，在溪畔或平地上终年不息地劳动着。三五人家的小村，站在朝阳的地方或山坡上，时时有鸡的啼声，和黄牛母子相唤的低鸣。到溪边取水的少妇与艳装的姑娘们，一边取水一边低唱着世代相传的幽雅民歌，而后把黑釉儿水罐顶在头上，挺着脖儿，一手插腰，一手轻摆，十分飘洒地走向有炊烟的地方去。这正像一位诗人所描绘的：

江山处处美，随地好为家：

江网四时鲤，山开五月花；

风香动翠柏，村暖映明霞，

日落歌声里，翩翩舞影斜。

可是，这些田园诗歌的具体资料已经像梦似的都不见了。正像“老秃山”那样，敌人已把这些图画般的山村，和那年年结满红苹果、大栗子的果树，一齐炸碎烧光。小溪还静静地流动，村庄已成为一片焦土。

没被炸死的男女老幼搬到山洞里去住，冒着炮火去拾柴割草，去耕种，去收割，支援着卫国战争。他们善良，也勇敢；温和，也顽强。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人民。

同时，志愿军战士们一看到这些烧光的村庄与水田中的弹坑，就更坚决地陷阵冲锋。天德山和夜月山上扔着多少侵略者的钢盔与骷髅啊！

就像包心菜似的，四面的高山里包着一团儿小山。有这些小山丘的地点，名叫上浦坊和下浦坊。这块儿就是我们在这一带的第一线阵地。我们据守的山梁子是东西的，西边的山脚几乎插到驿谷川里。过河往西还是山，是我们的第二线。我们的第一线阵地地形不好，背水作战。要不怎么常若桂班长管驿谷川叫作“绊马索”呢。这条小河使我们的部队运动与物资运输，都遇到很大的困难。“老秃山”上的五〇重机枪，且不提别的火器，日夜盯住小河的渡口。“老秃山”本身并不高大，可是比这里的一群山丘都高出一头，控制着我们河东的全面阵地。

我们据守的山梁不是东西的吗，“老秃山”偏偏是南北的。我们最东边的山脚正登在敌人阵地的山肚子上！两边前沿阵地的距离只有二百多米！这边有人咳嗽，那边听得真真的。敌人每一露头，我们就给他一冷枪！

贺营长时常在夜间去侦查地形。他由我们的东边那只山脚上去——两旁既须多走路，又容易踩上地雷。由敌人的山

肚子他摸到山胸。山胸上是铁丝网，有的地方七道，有的地方十一道；最宽的有四十多米。铁丝网好像变形的圣诞树，上边挂着许多东西——照明弹、炸弹、燃烧弹和汽油瓶，一碰就亮、就炸、就燃烧。营长轻轻地一直摸到铁丝网的跟前，大气不出地观测，摸清楚了地形，看清楚了所能看到的地堡等等。

他的头上是“老秃山”的主峰。

为说着方便，我们就管主峰叫作“二十六”号吧。往北，是一条山腿子，直伸入平阔地带；这就算“二十七”号。往南，由主峰往下有个山洼子；过去，山又高起来，很陡；最后有个山头，不大，可差不多有主峰那么高；这是“二十五”号。由“二十五”号到“二十七”号一共不过有一千多米。假若画个平面的地图，山形就颇像一把镰刀：“二十七”号是刀头，“二十六”号刀背，“二十五”号刀把儿。

铁丝网里面是壕沟和大小不等、构造不同的地堡，还有既能固定又能移动的地堡——坦克七八辆。由贺营长的和别方面的各种观测，可以断定：这一千多米长的小山上总有二百来个地堡！由这个数目再推断，山上至少有六十挺重机枪，且不说别的火器。单是这六十挺家伙的交插火力若是一齐发射出来，恐怕就是一只矫健的小燕也飞不过去！

朝着我们这一面的山坡都很陡。

山的另一面呢？贺营长后来在攻下主峰以后才看到。和山前正相反，山背的坡度不大，很容易跑上去。敌人修了道路，直达山顶，汽车和坦克都可以来往。山坡与山脚有兵营、隐蔽部、饭厅和仓库，都有小地堡保护着。